

江西通志稿

第八二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開鑿大庾嶺路序

唐蘇說

先天二代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
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寶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
人苦峻極行運賁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嶸嶸千丈層崖之峯顛
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
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
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
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水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
披瀝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
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
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錄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賁之人有宿有
息如京如坻甯與夫越嘗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
上千數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

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啟而未通通而未有
斯事之盛皆我國家玄澤寢遠絕垠胥泊古所不載甯可默而無
述也蓋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題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錄

宋周必大

廬陵民繁賦重調守甚艱而支邑號吉水者地當孔道為令尤難
緩則政弛急則訟興不以計免輒以罪去吏部南曹榜闕於門選
人過之傾睨不敢就淳熙末部以闕上三省時予當軸故識修職
郎陳臧孫以其修身知其能治人以其篤學知其能勤民乃奏而
授之或議朝廷不當除令予笑曰開元盛時明皇親策縣令於宣
政殿擢韋濟宰醴泉令倉庫門戶張尹吏至卑者皆得進擬守令
固號民之師師乃反不可況堂除大縣中興自有定制耶或者乃
已明年予罷政歸田里過其邑民愛之吏畏之異時人情窘迫煎
熬之態雍容愉恬矣官府摧敗荒廢之餘葺治嚴整矣部使者交
薦於上士農工商爭舉留於下予喜問臧孫何術致此也徐示邑
計錄一編則凡二稅雜征財用出納皆推求源流考正名色區分
件別隨事登載且謂予曰朝廷何嘗加賦於民民何嘗不輸賦於
官身不正則吏姦肆治不勤則事失序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征

焉此之不察一取成於吏手富家日富貧家日貧無惑乎督責紛
然於上鞭笞日及於下也當是時顧歸咎於賦重而人頑不亦悖
乎臧孫請予題其後以告來者予曰良將不學孫吳自足取勝若
讀兵書而未悟反足致敗名醫治病在意不在藥披庸夫淺識輕
用古方則雖參苓不必愈疾人存政舉自有活法此何為者不果
作臧孫代去既數月邑之秀士來言曰吏鮮去思久矣今於陳君
其庶幾焉將刊計錄願求一言乃為詳記舊說以慰邑人之心紹
熙三年九月十九日

東征凱還序

明張昇

正德己巳歲歉。江右民四五十為羣。甚至千百。強開富室廩。公出粟。不忌勢。餒橫行。無敢當之者。有司亦莫如之何。而撫州尤甚。自此。嘯聚山林。長林市為淵藪。乃撫城之東也。晝夜出掠。良善賢畜。極則繫男婦為質。責價取償。殺人如刈草菅。流血成川。有司捕之。輒失利。雖百計招之。隨就隨叛。竟無寧日。久之。凶威愈熾。延蔓他境。日廣誘脅。醜類日衆。燔據巢穴。日遠。積四載矣。上廕宵旰之憂。乃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城陳公。公雅有才望。韜畧。璽書徵之。不俟服闋。起於湖湘。往總制江西軍務。閩粵湖浙。悉屬節制。公受命。唯謹。不敢以私辭。即請用廣西土兵。蓋公撫廣西時。用之有績。效故也。時狂寇陸梁。有四所。廣東有大帽山。南昌有華林寨。饒州有姚源洞。撫州有東鄉。東鄉長林市。是已。長林視餘處。猶烈也。地

四通無阻障。北逼進賢。南逼金谿。東逼安仁。至於樂平。樂平姚源。洞賊在焉。寇出任所之。恐出與姚源洞賊合勢。制之尤難。故攻討長林市。理不可緩。總制陳公。以此為先。乃今歲春二月。節行領兵。躬臨撫城。分兵為三道。成犄角之勢。三道各進。迭入日。飛捷報。三。四。勢如破竹。賊徒竄身無地。狼兵志銳氣勇。堅無不破。險無不平。不踰月而賊巢俱空。擒戮無慮萬計。真不世之奇功也。士民安堵。罔不稽首歌頌我公之盛美。於不已。吁。守趙州安應文。過余而喜。躍曰。吾町密邇撫州。曩聞羣寇大肆行將及町。民皆荷擔以立。未至百里。俱空村遁避。吾輩職守此郡。所夕圖維。奔巡要害。防守備禦。日不暇給。今幸寇盡民安。桴鼓不鳴。誰之力歟。安數萬家室。息千里之烽塵。公之功也。公之德也。願首東望。欲致賀忱。敢請言以發之。余亦為之擊節。乃綴數語。以張公之偉績於萬一焉。

吉安貢舉考序

明郭子章

吾吉安自歐陽文忠公以文起而科目日盛至我明益昌熾宏治中鄧郡丞安濟始集進士為錄嘉靖中曾柱史華山續之羅文恭公復續之始大備顧於鄉舉缺焉予同年甘督學子開始合鄉會舉集之名曰吉安貢舉考正舊帙之訛舛增前人之掛漏詳且覈矣參知黃公與參分守吾吉壽之梓而屬章序章循環數之自洪武開科至於今舉人共二千八百有奇進士共九百有奇即與字內文物劇郡頡之頡之正足伯仲然進士拜相者九人尚書三十人會元九人鼎甲三十三人有同朝三相者有一姓二相者有一姓三元者有一姓而十八進士者一姓而二鼎甲者四家一科而三及第者二科一科而二及第者五科有一科而登進士至三十人者有一科而入翰林選庶吉士至十四人者即他劇郡亡有也舉人解元四十五人經魁一百二十五人有一科二解者先後二科合直省也有一科中式至一百三十六人者溢於額合省直

及各省也。即佗劇郡亡有也。猗歟盛矣。今甲三塗並用。即歲貢不
遺。無論鄉舉而公孤卿貳進士什七。鄉舉十三。豈其風鶚之分量
固然。則主爵者之局也。夫進士之選。極盛於唐宋。然詩賦如杜子
美。功業如李文饒。理學如周元公。忠義如張叔夜。俱不與是選。而
極制科之穢。劉闢。劉豫。皆進士也。吾古入明。以楊文貞之相業。劉
棻翁之文學。周紀善之忠烈。即鹿鳴鶚書。且不得與。而况進士。若
王子職。死濟陽之難。劉孟恂。高林逸之節。羅舜臣。啟文莊之賢。劉
煥。吾進雷殿之謙。劉一舒。受良知之傳。劉調甫。繼康齋之聘。表表
焉於青原白鷺間。又何必進士。子開之合二科並科也。正以破夫
世之軒進士而輕鄉舉者之疑惑。冰而陰以牖吾鄉之鄉貢不成
進士者。如王羅四劉諸君子。則又奚必謏謏焉題名。慈恩。醉席。櫻
桃。而後為愉快也。善乎羅文恭之言曰。名不必魁。魁不名。此語至
矣。

樂安縣貢賦序

明蕭儀

大江之西古洪為國之鉅藩其禹貢為揚州厥田為下下厥賦為下上其田賦之見於古者如此由三代而迄今相去數千載九州土地之等雖無所變更九州賦稅之入疑有所增益以與圖之廣衰地勢之饒瘠古今有一定之等民居之稀夥地力之荒闢古今無一定之規故土田無變更而賦稅有增益也洪所轄之府十有三撫其一也撫所轄之縣五樂其一也洪之田在九州則為下下撫視洪所轄之地既非上矣樂視洪所轄之地又為下焉而所入之賦稅視於他縣則不加少且縣僻而地阻陸不可以車通水不可以舟載其賦稅之入視他縣為尤難及畢事之日乃不在他縣後蓋由聖化之入乎民者深而民知奉上之義故也縣治之南去一舍有半其地為招攝潭車溪邱氏居焉其族富而蕃所入朝家

之賦歲不下百餘石。所服貢納之役歲不下三五人。翻更其行而畢事。恒不在他人。後族之彥曰伯榮常悅甫。以長百家之役。而將貢是歲之稅於朝。其所納之數。又不止於一族。且兼總於百家矣。而其催科之政。視於他人。則為寬。其完畢之效。視於他人。則為先。非有過人之才。而能之手。嚴程將行。因祖而餞之曰。致生養之功者。君之所以惠乎下。效貢賦之力者。民之所以奉乎上。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將見牙籌唱徹。大倉充足。而國用有所資。是則厥田之等。雖不改於古。而厥賦之入。有以增於今。必上有以致君相之壽。而下足以為他州之勸。猗與休哉。

宜黃輕齋成規序

明董裕

粵昔聖王敷土以賦民而賦則三壤百里賦納總百里外類視遠
邇為賦精麤民生其時即在遐荒較若畿甸至忻暢也我國家括
天下之田屬之漕其不能漕者易本以折而以輕齋賦之亦猶則
壤之遺意也宜黃樂安二縣之為輕齋蓋與縣始秩於國初允於
宣廟敷覆於韓御史大夫雍雍之疏曰崇岡峻嶺猶如鳥道上青
天斷港絕潢安得連檣輸白粲蓋謂樂也即所以謂宜也宜樂之
永為輕齋載在皇明政要與藩司派糧規則至彪炳矣此豈以私
宜樂宜樂僻在山谷以地利則不能漕而又多額外之增以物力
則不能供是輕齋也亦猶宜樂之則壤也寧都比連宜樂其賦之
輕重視宜樂不知何如其應準輕齋與否吾何敢預而宜邑大夫
與其閭邑士民聞其援例奏改莫不藐然若驚惘然若有失此何
以故則以宜邑肇創屯稅苗米厘厘九千八百有奇由宋開寶以
至我明歷代游加遂積至四萬九千九百三十餘石內有沒入虛

懸之數外有祿米折布之增。歛歛極矣。而猶恃有輕齋為中流一
壺也。乃猝有援之告。輕者曳乎。其後將無益重其困。載胥及溺者
耶。此大夫與士民汲汲然有欽定成規之編也。而固以首簡命不
佞。以不佞先世占籍於宜邱隴在焉。而宜之輕齋亦樂之一壺也。
誼在同戚。豈其遂無褻裳而收之之情。則又安得以不文辭。不佞
嘗周行湖海。目擊操轉輸者。出入驚濤。未嘗不朶頭於折徵之便。
保輕齋者。恬安一息。抑未嘗不齧指於漕儲之艱。至課其盈縮大
較。則轉漕者不必加瘠。而天下談陸海之饒者。多歸焉。輕齋者不
必加腴。而此僑捐瘠之子。抑無歲無地無之。是京運安足駭。而輕
齋安足恠也。何也。王人操數土之柄。欲歛萬民以供軍國之需。必
殫一心以造億兆之命。調停均節。使遐邇夸險。無有偏重。否而之
患猶虛者。注之盈者。詘之使之各得其平焉。是則壤之政。聖人合
天下而兼阜之者也。然山谷之民不習舟楫。瘠土之產不堪厚斂。
而又重以歷代之加賦。遞年之派增。若今之宜黃者。詎能儼陸海

之饒共任轉輸之後其以輕齎為宜之一壺也宜也一壺千金而
 忽有援之曳之者介於其側斯宜聞之若驚而謀所以為據也乃
 聖謨忠憲昭如日星問宜賦輕重者則有國初之典制在有宣廟
 之明旨在有韓御史大夫之奏允成規在又有宜之山川土田在
 則欽定輕齎當與山川土田共垂萬禩吾樂亦竊有厚籍而邑大
 夫與閭邑士民固可恃以無恐也大夫為誰海鹽顧公所有其士
 民則思思等府同知羅鶚鄒子先鴻臚寺署丞劉森錦衣衛指揮
 譚河圖宜章等縣知縣鄒魯鄒守約歐陽昱譚道歐陽梯曾宗洛
 許堂經歷李舉劉維新儒學教諭黃繡吳士禎典寶王廷峻舉人
 鄒啓元鄒啓光李希哲監生劉談歐陽繼生員吳伯等鄉民鄧鍾
 慎等而不佞則樂安董裕也

明 江西類序
 明 王 瓊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
 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為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

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伍郡守平賊序

明鄒守益

粵若大道之行學術出於一而文武之用數諸成績及其隱也學術出於二而保大定功和衆豐財之教鬱而弗章俊民用微日奏於罔功嗟乎文事武備卻萊裔而北費人如用真儒萬邦其憲之俎豆軍旅孰謂果異方乎兵法有之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文以規利害辯安危武以犯強敵力攻守於戲幾矣松滋伍侯某博學通經明於大較守古之三年勤於庶獄庶慎以星出入隆儒術飭兵衛服其官如家會屬邑不靜亟捍渠魁市誅之郡告無虞維是度州之阻控閩帶廣賊負恃谿洞矯驚為三省殃天子歷咨於二三臣簡命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持節往鎮之至則檄侯襄戎事侯符九邑調吏民之良編諸所教士伍肆之刺伐坐作之法芻茭糗糧身與為勞逸兵大會謀賊抽衆扼嶮內壅水自衛迺遣先登士取間道刊其灌樹魚貫以上遂披其阻撤波而食夜以計潰其壘黎明鼓進之賊愕眙失據弗能支執訊經降人用大康不越時振旅